

盐花铠甲

□ 孙长林

六月的太阳，不仅想晒化高速公路的油面，还想在地上燃起一场大火。远处的路标浮在一层水影中，仿佛也在融化。李华和同事的警服早被汗水浸透，又反复被烈日晒干，留下一圈圈盐渍的花纹。

李华舔舔嘴唇：“中队长，这高温，人简直要站不住了。”中队长点点头，目光却如钉子，钉在奔流不息的车龙上。烈日下，胸前党员徽章的温度，仿佛穿透了衣衫，灼烫着皮肤。

突然，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叫声，前方不远处发生了事故。李华和中队长驾驶警车疾驰而去，热风扑面如鞭子抽打，警灯

闪烁的红蓝光芒在扭曲的热浪里急速飞驰。

现场触目惊心，一辆轿车面目全非，扭曲的铁皮棱角狰狞地指向天空，满地碎玻璃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。一名伤者蜷缩在路旁，鲜血顺着额角流下。

李华迅速设置警示锥筒，疏散车辆，汗珠不断滴落，砸在炽热的地上。他蹲下身，仔细查看伤员的伤势，等待120的到来。随后，李华配合赶来的医护人员，小心挪移伤员。救护车蓝光旋转，汇入警车红蓝的光影之中……

事故处置刚毕，还来不及擦一下满脸的汗水，新的警情又至：一辆行迹可疑的轿车正飞驰而来。李华和同事们立即设卡

拦截。那车被逼停时，司机惊慌失措，冷汗顺着扭曲的面颊流下。盘查之下，车内赫然藏匿着毒品。李华奉命搜身，他的手触及嫌犯腰间带体温的匕首，迅速将其抽出，“别动！”李华呵斥对方，控制好局面。中队长快速上前，接过那把匕首。嫌犯最终被押上警车。

暮色渐合，热浪却并未退去。李华刚踏进队里的门槛，囫囵吞下几口凉面，忽有消息传来，一交通肇事逃逸者可能藏匿于附近村落。警灯闪烁刺破夜幕，颠簸在乡间小路上。终于在某处院落里，李华和中队长发现了那辆撞得变形的肇事车辆。

闷热夜色里，逃跑者如同被

追捕的困兽，正蜷缩在墙角喘息。他被带上警车时，回头望了一眼那辆扭曲的汽车，眼中残留着惊惧。

回到大队后，李华立在大队的甬道上，热风拂过，能嗅见空气中一丝微咸的气息——警服上的汗渍正默默蔓延，渐渐凝成一层薄薄的白霜，黏附在肩章、后背和臂弯的褶皱处，变成了沉默而热烈的职业标注。

警服终会褪色，盐花亦会被涤净，唯有那咸涩中沉淀的意蕴，如盐溶于岁月长河——虽无痕无迹，却成为这个季节，长在高速交警身上无法剥离的铠甲。

(作者单位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)

灯塔

戴燕山 摄

(作者单位：青龙满族自治县公安局)

庭前养鸡

□ 刘兰根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就爱养鸡，父亲每年都会买回十几只小鸡，毛茸茸的，特别惹人喜爱。父亲是兽医，他能从刚出壳的小鸡中分辨出公母，还能看出小鸡长大后的颜色，且他挑选的小鸡个个都能养活。因此，母亲对父亲买回的小鸡总是很满意，且引以为豪。

母亲先是用开水泡小米喂小鸡，慢慢的，就用面条、菜叶、剩饭等。有时候，母亲在院子里吃饭时，鸡会围拢过来，母亲就站起身，把鸡引到树下，把掰碎的馒头渣喂给它们吃，像是在看着她自己的孩子一样，眼睛里满是欣喜。在那个年代，家里的白面馒头是很少的，要掺着玉米面窝头和红薯等粗粮

才能填饱肚子，但母亲对那些小鸡却从不吝啬。

刚出壳的小鸡像一团团小绒球，由母鸡领着“吱吱”叫着啄食吃，特别可爱。“可怜数鸡雏，随母啄遗粒。”宋代诗人陆游也喜欢养鸡，看小鸡啄食。有时候我们跑着玩，不小心踩到小鸡，母亲就心疼得捧起小鸡想办法救治，让我们拿过搪瓷盆，把小鸡盖住，然后用手拍打几下盆底，过一会儿再掀开盆，那奄奄一息的小鸡竟然缓了过来，慢慢悠悠走了出去。

砖头垒的鸡窝在墙角，那里面太黑了，晚上用砖头和木板挡住口，还是难免有黄鼠狼把鸡拉走。后来在天气暖和的时候，那些鸡每到晚上就飞到树上去。鸡会上树

并不是我家鸡的特长，诗人杜甫家的鸡也会上树。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的草堂时，院子里养了好多鸡，一天，庭院里发生了一场鸡斗，群鸡乱叫，主人赶忙把鸡赶到树上栖息，等院内安静下来时，才听到客人叩柴门的声音，“驱鸡上树木，始闻叩柴荆。”

那些小鸡跟着母鸡在细篾编成的席篓内休息，等全部钻进去后，母亲把席篓用布罩住，放到外窗台上，屋内的土炕挨着窗台，母亲就在挨着窗台的位置休息，一旦听到席篓内母鸡的“咕咕”声和小鸡的“吱吱”声不对劲儿，母亲就会起身去查看。一段时间后，小鸡羽翼渐丰，会飞了。全家在外地做生意时，在后院也养了一些鸡，父亲不但垒了鸡窝，还把一块空地做了

网子罩住，向阳又暖和，鸡也不到处乱跑了。

鸡为乡村生活增添了生机与活力，带来了浓郁的烟火气息。《诗经·王风·君子于役》中“鸡栖于埘，日之夕矣，羊牛下来。”，描绘了鸡回窝栖息，太阳落山，牛羊归圈的乡村傍晚景象。鸡为“五德之禽”。西汉学者韩婴在《韩诗外传》中说，它头上有冠，是文德；足后有距能斗，是武德；故前敢拼，是勇德；有食物招呼同类，是仁德；守夜不失时，天时报晓，是信德。鸡是农家的宝贝，作为六畜之一，公鸡司晨，母鸡产蛋，是人们生活的重要伙伴，也是乡村文化记忆的一道符号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麦浪镰光

望着即将到来的收割。磨镰声与渐次亮起的天色交织，似是为这场丰收盛典奏响序曲。

晨光中，大人们弯下腰身，挥动镰刀，划出一道道银亮的光弧。他们脚步沉稳，沉稳地向前挪移，身后便整齐地躺倒一片片麦子，只留麦茬如士兵般挺立大地。长辈们总是戴着顶破旧草帽，一圈一圈缓慢转动着，麦粒从碾子下簌簌而出，像洒下了一场金黄的雨。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穿梭于烈日之下，挑来一桶桶水，又捧来一碗碗绿豆汤。我们争着去接那粗瓷碗，碗底沉着几颗微绽的绿豆，我总爱把碗底最后那点甜津津的糖渣仔细舔净，那一点甜意，如同焦渴喉咙里流淌进清冽的甘泉，瞬间驱散了劳作的疲惫。

如今，联合收割机轰鸣着疾

腾不见；那咸涩汗味裹挟着麦秆清香，在暑气里蒸腾弥漫，真是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的绝妙写照。

晒粮场上，此时也是热火朝天的景象。脱粒机日夜轰鸣，张着大口贪婪吞下麦捆，吐出来的是饱满麦粒。老牛拉着沉重石碾子，一圈一圈缓慢转动着，麦粒从碾子下簌簌而出，像洒下了一场金黄的雨。村里的婶子大娘们穿梭于烈日之下，挑来一桶桶水，又捧来一碗碗绿豆汤。我们争着去接那粗瓷碗，碗底沉着几颗微绽的绿豆，我总爱把碗底最后那点甜津津的糖渣仔细舔净，那一点甜意，如同焦渴喉咙里流淌进清冽的甘泉，瞬间驱散了劳作的疲惫。

驰穿过田野，转瞬间麦粒回收，曾经弯腰挥镰的人影，早已被机械扬起的尘土所淹没。那些挥镰弓背的农人身影，连同他们被汗水浸透的辛劳与麦浪融成一片的壮美，终被光阴封存于旧日底片之中，渐次褪色。

然而每当麦收时节，我总会想起那弯腰割麦的祖辈父辈们，想起汗水滚落的脊背，想起磨亮的镰刀划过麦秆的声响——那声响，是大地在芒种时节里最诚实的回响，是镰尖在岁月里发出的、锋利而温柔的光。镰刀割过麦秆的声音，在回忆里依然清晰如昨；那声音是农人写在田野上的诗行，是大地在芒种时节最诚实的回响。

(作者单位：东光县公安局)

珍贵的记忆

□ 任开旺

又是一年麦收时，太阳炙烤着大地，麦浪在风中翻滚。我站在村岭头的田埂上，望着这片金黄的麦田，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。麦收，这个曾经让我脱层皮的农事活儿，却是我心中最珍贵的记忆。

回到大队后，李华立在大队的甬道上，热风拂过，能嗅见空气中一丝微咸的气息——警服上的汗渍正默默蔓延，渐渐凝成一层薄薄的白霜，黏附在肩章、后背和臂弯的褶皱处，变成了沉默而热烈的职业标注。

警服终会褪色，盐花亦会被涤净，唯有那咸涩中沉淀的意蕴，如盐溶于岁月长河——虽无痕无迹，却成为这个季节，长在高速交警身上无法剥离的铠甲。

(作者单位：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)

热浪裹挟着麦芒的刺痒，让我浑身燥热难耐，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，浸湿了粗布衣衫。我顿感到手臂酸痛，腰也开始难受起来。麦芒的尖刺不时地扎进我的皮肤，让我疼痛不已。我看了看父亲，他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汗水，但眼神却坚定而有力。

“麦收是个体力活，要有耐心。”父亲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，仿佛一股清风流淌进我的心田。我咬紧牙关，继续挥舞着镰刀，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。

这天中午时分，我们终于又收割完了一片麦地。我累得几乎站不稳，父亲也汗流浃背。我们寻找一席背阳的田埂坐下，吃着母亲送来的饭菜，这饭菜虽然简单，但因劳累和饥饿，却感觉异常的美味。那一刻，我深深体会到农民的艰辛和不易。

午后，阳光更加毒辣，我们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收割。到了傍晚太阳仍斜挂在天上，阳光依旧炙热，我的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麦田里。我感到口干舌燥，喉咙仿佛要冒烟一般。但我知道，我不能停下来，因为麦收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“正面战”。在父亲的指导、督促、鼓励中，我的收割技巧逐渐长进，适应感也逐渐提高。

夏收时节的天黑得晚，当最后一缕阳光洒在垅田上时，我们终于又完成了一天的收割工作。我累得几乎瘫倒在地，但心中却充满了喜悦和自豪。我知道，这片金黄的麦田是我的父亲母亲辛勤劳动的成果，是他们用汗水换来的胜利果实。

麦收让我脱了一层皮，但也让我收获了坚韧和毅力。从此，我更加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更加尊重农民的辛勤劳动。

故乡的老槐树

□ 孔令胜

假日，怀着满心的期待，我踏上了回老家的路。车子缓缓驶向熟悉的村落，远远地，我的目光便被村西头那棵古槐紧紧锁住。它宛如一位饱经沧桑却依旧精神矍铄的老者，静静地伫立在那里，枝繁叶茂，似一把撑开的巨大绿伞，在岁月的长河中庇护着这片土地。层层叠叠的树叶间藏着数不清的故事，思念的潮水瞬间漫过心头。

(作者单位：衡水市冀州区公安局)

目睹着乡亲们热血沸腾，保家卫国。乡亲们以古槐为集结地，奔赴战场，用生命和热血捍卫着家乡的尊严。如今我站在古槐下，枝叶间仿佛仍回荡着当年先辈们抗日的激昂口号，粗壮的枝干，也好似他们保卫家园有力的铁拳。

这棵老槐树，也见证了我童年的美好时光。它是我和发小的娱乐王国。我们玩捉迷藏时，老槐树那粗壮的树干、繁茂的枝叶，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藏身之处。我总是会找一个隐秘的角落，或是在老槐树那庞大的树干后面躲藏，或是在茂密的枝叶缝间穿梭，欢笑声在树的上空回荡。那纯真的快乐，至今仍深埋在我的心间。

夏日的夜晚，老槐树下更是热闹非凡。大人们搬来小板凳，摇着蒲扇，聚在树下乘凉聊天。而我们小孩子则乖乖地躺在草席上，仰着稚嫩的脸庞，静静聆听父辈讲述那些古老而神奇的故事。他们摇着蒲扇，讲着三国里诸葛亮草船借箭、说起宋朝岳飞抗金精忠报国，还有抗日英雄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打日寇的英勇无畏等等，我常常在轻柔的晚风和老人们生动细致地讲述中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梦乡。

岁月流转，老槐树像一位坚强的战士，默默守护着家园。无论我走到哪里，都不会忘记故乡的老槐树，不会忘记那份深深的故乡情。

(作者单位：献县公安局)